

墨子卷之一

正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茂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克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



墨子卷之一

此書傳青圭先生校勘過
乾隆癸卯杭人盧文弨弓父又細訂正其所可知者

親士第一



沛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
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
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
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
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
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

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
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
上三若所重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
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
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
沛一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詒詒之下。分議者延延
而支苟者詒詒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
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怨結於民
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
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

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

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
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
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
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漟漟。大火不燎燎。王德
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
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
速竭。境壅者。其地不育。三者溥澤不出。官中
則不能流國矣。

沛一

二

脩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
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
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
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
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
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
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
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

力事曰彊。願欲曰逾。設壯曰盛。君子之道也。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
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
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
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墮巔。而猶弗舍
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沛一言不信者。三
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
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
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
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著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巳一作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

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
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
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
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
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
太宰嚭。知伯。搖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
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伯不禮。此六君者
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
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

帥一

四

高亦即

生

維作雄

偃亦樞

伯亦樞

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滌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滌不當也。非獨國有滌也，亦有滌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

牙豎刃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沛一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五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園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

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
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
者衆而仁者寡仁者有仁者復法至法天下皆知其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
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
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
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
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
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
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

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
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
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
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夫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
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有愛之兼而利之也奚
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
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
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謁
羊豢犬豬絜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

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
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
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
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
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
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
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
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
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
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僂於天下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官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

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
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
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
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
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
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
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
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
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
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

沛一

七

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駟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墜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

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
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
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
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
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
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
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
審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
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
忌無去之心。此去之心。向往不復。而不失。古之君子。其心也。不復。而後。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
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
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
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
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
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竒怪苦其役徒以治
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

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
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
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
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
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
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
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
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固風寒上

足以待雪霜雨露官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
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
故聖王作為官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
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
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
得而足注一當今之主其為官室則與此異矣必
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官室
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官室若此
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
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
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
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
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
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
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捆布絹以為民
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
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
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
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

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
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
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
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
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
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
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
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
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
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

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沛一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

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
冰夏則飾饅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
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
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
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
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
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
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
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
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

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以文采飾舟以
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
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
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
衰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

沛一

十一

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
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
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
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
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

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
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
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
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
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
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
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
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
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
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曰樂名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
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虞周
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
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
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
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
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
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古文下必即能得而善因以知饑而食之者智
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書名	墨子		
冊數	15	版別	紙
定價	100.00		
編號	前	字第	167 號

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印製

